

名老中医张瑞丰临证经验述要

● 蔡凤群*

摘 要 张瑞丰辨治经验:郁证之郁、火、痰(湿)实而为标,而脏腑阴阳之虚是发病内因,或气虚(心、胆、脾为主),或阴血不足(心、肝、肾为主),虚则脏腑功能失调,终致神明紊乱而病成。治疗疏肝理气贯穿始终,或滋阴、或补阳治脏腑之虚以求本。脱疽是气虚瘀毒阴亏所致,气虚贯穿该病的全过程。寒湿侵袭所致脱疽存在气虚;肝肾阴亏、虚火灼阴形成的脱疽,也不可忽视气虚因素。补气化瘀、解毒益阴为治脱疽大法,方用活血通脉汤化裁。乳痈形成多为阳明积热所致,而肝气郁结,营养过常为阳明积热之因,治当清泻阳明、疏肝理气,方用清泻消痈汤化裁。瘰癧为气结痰聚,理气化痰散结是其治则,消痰酲(丸)治之。附骨疽发病在于体虚骨弱,治宜补益肾气,慢性者遵此意,急性者也不可只是一派寒凉,方用张氏解毒汤加减。

关键词 张瑞丰 郁证 脱疽 乳痈 瘰癧 附骨疽

我院张瑞丰先生是国家卫生部首批认证的全国名老中医,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,但他的学术思想在院内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,作为名老中医带徒的再传弟子,学习研究它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,深感他老人家学识渊博,对治疗某些内外科杂病,经验丰富,见解独到。现就他对几个病症的辨治经验总结如下。

1 郁证

1.1 气郁是枢纽,理气是关键

张老认为,所谓郁证,无气郁不成。气机郁结是形成郁证的必备条件,贯穿郁证过程始终。无论虚实还是虚实夹杂,必有气郁。气郁又分为肝气郁和脾气郁,或肝脾同郁,但肝气郁结多见。郁证发病多从

两个方面开端,一是忧思郁怒,肝气郁结;而是忧思伤脾,脾气困结。所以,张老在治疗郁证的方药中,疏肝理气药贯穿其中,当然根据其临床表现,如有脾虚症状,佐以健脾运脾药物。疏肝理气药物常用柴胡、香附、郁金、川芎等;健脾运脾药主要是白术、苍术、陈皮等。这些药物一般用量较小。如果气郁化火,则重用山栀子,可用至 20~30 克;郁火伤阴则加生地、知母等;如有痰湿则加化痰除湿之品,如竹茹、苍术、黄连、黄芩等;痰热互结者,以上两组药物选择应用。

1.2 涉及多个脏腑,虚为病之内因 郁证发病涉及多个脏腑,主要是肝、脾、心、胆、肾,但各有其病理特点。张老认为,肝为刚脏,肝气郁结,甚则化火或肝阳上亢,但肝

体阴而用阳,在理气、泻火、潜阳的同时,勿忘滋阴柔肝之治。只有肝脏柔和才能疏泄正常而气机调畅。滋阴柔肝常用白芍、当归、生地,重用炒枣仁 30~60 克等。脾病以虚为主,多因忧思直接伤脾或肝郁乘脾,用药如前所述,健脾以运为要,心病有阴阳之分。心阴不足则心火偏亢,心火之亢与肾有关。肾之阴精不足,水火不济,心肾不交,心神不安而郁证可成。常用交泰丸加减,常用药物有黄连、肉桂、牛膝、知母、山栀子等。心气不足多心胆同病而心胆气虚,多用安神定志丸加减,常用药物有人参、远志、柏子仁、煅龙齿、煅龙骨、茯苓等。

总之,张老认为郁、火、痰(湿)实而为标,而脏腑阴阳之虚是发病内因,或气虚(心、胆、脾为主),或阴血不足(心、肝、肾为主),虚则脏腑功能失调,终致神明紊乱而病成。

* 作者简介 蔡凤群,男,副主任医师,主要从事神经内科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。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。

• 作者单位 山东省安丘市中医院(262100)

2 脱疽

脱疽顽症,古代医家和现代学者对其探讨研究甚多,新论点新疗法不断涌现。张老先生遵循古训并结合近代认识,深入探索脱疽发病规律,认真分析病因病机。他根据《洞天奥旨》所云“脱疽之生,止四余之末,气血不能周到也,非虚而何”和《疡医大全》所载“足疽之生,乃气血之亏,不能周致之故”的论述,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,总结出脱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虚。其机理是因气虚而招致寒湿侵袭,或因气虚造成瘀毒内生。发病后气虚愈重,因而病情发生由轻到重、由浅入深的发展变化。气虚贯穿该病发生、发展的全过程是张老先生关于脱疽的独到见解。尽管脱疽的临床表现不同、病期不同,患者禀赋不同,但均有气虚因素存在。在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上,除与气虚有关外,还重视瘀毒的产生与危害。他指出瘀毒的形成有二:一是寒湿侵袭,留滞经络,阻于趾肢,郁久化热化火,火热与阴血搏结而为瘀毒,瘀毒不清不泄不解,产生恶性循环,进一步阻碍气血运行,出现患肢沉重、麻木、发凉、疼痛、皮色紫滞或苍黄或紫黑,以至坏死溃烂。二是肝肾阴虚,虚火煎熬阴液而成瘀毒,瘀毒阻滞,则发生皮色紫滞或紫黑、疼痛、麻木,甚至患肢坏死。这与因寒湿侵袭演变而来的瘀毒相比,其发展变化迅速,一旦发生坏死,容易波及整个肢足。不论何种原因产生的瘀毒,毒为邪之甚,阴亏是毒滞的基础,瘀毒与阴亏并存。到疾病的末期,干性坏死是瘀毒与阴亏并存是无可争议的,而浓水不断的湿性坏死也不能仅看到湿热下注的外部征象,而忽视阴亏这一内在因

素。基于对本病的病理认识是气虚瘀毒阴亏,张老先生制定了执简驭繁的补气化瘀、解毒益阴的治则,组创了活血通脉汤(丸),用以治疗各种脱疽。方中补气用黄芪,药量大,一般每剂在60~90克以上,有时多达200克,气虚甚可配党参或人参,借以强化补气之力;化瘀用丹参、赤芍、当归、丹皮、川牛膝、桃仁、红花、没药和鸡血藤;解毒用毛冬青、金银花、连翘和黄柏;益阴重用玄参、生地 and 知母;病重疼痛明显者加罂粟壳;有湿者加土茯苓、川草解。此方治愈病例数百名。早中期患者能治愈,晚期病人能控制坏死、促进愈合、减轻病痛。

3 乳痈

乳痈为常见病,但病情轻重和病程长短变化很大。张老先生从发病年龄、生产胎次、情志变化、哺乳情况、治疗经过和饮食质量诸方面进行全面分析,探索发现规律和确立辨证施治法则,随之组方遣药。他说乳头属肝为木,乳房属胃为土,乳痈与乳房属性有关。乳痈多发生在乳房,单生于乳头者少。足阳明胃为多气多血之经,因此,乳痈病证多为气血壅滞、郁热不解所致。他认为阳明积热为乳痈关键所在。在理论上,他赞同《丹溪心法》所言:“乳子之母,不知调养,忿怒所逆,郁闷所遏,厚味所酿,则厥阴之气不舒,以致窍不得通,而汁不得出,阳明之血沸腾,故热甚而化为脓血。”明确指出肝气郁结、阳明积热是乳痈的成因。他认为,肝气郁结和阳明积热,在一个病人身上可同时存在,也可一为主一为次,还可单一引起发病。就是说仅肝气郁结可以引发乳痈,独阳明积热也能形成乳痈。就临床所见,阳

明积热所致乳痈,多因肝气郁结引发。重视阳明积热的清泻是提高乳痈治疗效果的重要途径。他确信物质生活的高低,也会使疾病的临床征象和转归发生某些显著变化。如许多乳痈患者自始致终并无情志不畅、肝气郁结,而是由于营养过剩所酿成的阳明积热、气血壅滞所致。阳明积热以乳房肿胀为主,但也常存在程度不同的发热和阳明腑实征象。因此,清解阳明积热包括清散和清泻两方面作用。张老先生认为清解阳明积热最佳药物首选瓜蒌。此药具有开胸涤热功能,既能清散,又能清泻,清而不伤阳,泻而不损阴;配金银花、连翘、黄芩、栀子、蒲公英和枳实,以增清涤之力;土壅木郁,清胃佐以疏肝,效果尤佳,常用青陈皮和郁金。在消泻阳明、疏达厥阴的同时,酌加漏芦、花粉、皂刺、穿山甲、没药、赤芍和鸡血藤之类,以加强化瘀散结功能,提高疗效。上方是张老先生组创的清泻消痈汤,该方的作用在于促使乳痈的“消”和“溃”。如红肿坚硬、根脚散漫,内服汤剂配冲和散外敷,以助其消散;紫红皮软、清晰局限,服用该方,以促其破溃排脓。或消或溃,随证而定,药味与剂量灵活裁定。现在治疗乳痈,往往选用抗生素,不少患者出现不消不溃、漫肿坚硬、长期不愈的现象,张老先生究其原因,为病邪深伏、留滞不化之故。在乳痈汤中加白芥子、麻黄、白芷温通经络,加浙贝母、牡蛎、法半夏辛散软坚,使肿硬消散而愈。

4 瘰疬

张老先生治瘰效著,不但气瘰和肉瘰初发者经他医治后可消散,而且手术摘除复发者治疗后也都能根除。他认为瘰疬的发病原因

是“气结痰聚”。由于情志不遂,忧悲恼怒,肝失调达而致气郁,气郁不解,久则为气结,进而影响脾土,运化受阻,水湿停滞,化热生火,郁火煎熬邪湿即成痰,气滞与痰湿相互胶结,停于喉之旁便为瘰癧。张老先生指出:结喉乃肺气出入升降之要害关隘,气津敷布必经此处,病邪痰气亦易阻停于此,故气结痰聚常发生在结喉之旁。根据瘰癧的形成病理,提出理气化痰、散结软坚的治疗法则,研制出效果可靠,经得起重复的消瘰酊和丸。消瘰酊以黄药子、海藻、昆布、玄参、牡蛎、浙贝母软坚散结,夏枯草、青皮疏达肝气,枳实、枳壳、陈皮、三棱、莪术行气解郁消瘀,桔梗宣畅肺气,疏达结喉气机。几十年以来,应用此方,诸药配伍基本恒定。也可根据气结痰聚的程度适当增减,将药煎熬浓缩至一定程度,再加等量 60 度白酒,酒药混合,用白酒的目的是取其温散宣通之力。不能服酊剂者,可服消瘰丸,药物组成与酊剂相同。服药一个月左右,不论是单纯甲状腺肿、甲状腺囊肿还是甲状腺瘤,均能收到一定疗效。

5 附骨疽

附骨疽是一种附着于骨、毒气

深沉的深部浓疡,张老先生对其发病、治则和方药,有自己的独特见解,创立了内服外用方剂。就发病而言,他推崇《内经·刺节真邪论》所云“虚邪之入于深也,寒与热相传,久留而内著,寒胜其热,则骨痛肉枯,热胜其寒,则烂肉腐肌为脓,内伤骨为骨蚀”和《外科正宗·附骨疽论》“夫附骨疽者,乃阴寒入骨病也”的论述。他认为本病是体虚骨弱、邪毒侵袭为患。体虚骨弱是发病之根,骨弱乃肾气不充。少儿多患此证,是少儿肾气不充、骨不壮实的缘故。附骨疽有损伤瘀血化热、热证余毒内侵和邪毒直中等不同类型。不论何种情况,毒邪蕴结、骨受邪侵是其基本病理过程。该病是以骨病为主的脓疡,骨为肾所主,位筋肉之里,秉性属少阴。就阴阳盛衰论,少阴为阳始生,稚嫩不刚,易受寒。故附骨疽立法宜温通,不宜过分寒凉。这是张老先生治附骨疽的基本原则,也是他外科学术思想特点之一。附骨疽如为慢性者,以虚寒证为主,治疗需遵此法,即使急性者,也不可一派寒凉,应在清热解毒化瘀方药中,佐以益气温通之品。他惯用的马氏解毒汤,用于治疗附骨疽急发者,药有金银花、连翘、蒲公英、地丁、黄柏、栀子、赤芍、桃仁、红花、

穿山甲、鹿角霜、陈皮、川芎等,其中川芎、鹿角霜、陈皮理气和血温通,以防黄柏、栀子、连翘等过分寒凉。慢性附骨疽用黄芪解毒汤,药用黄芪、桑寄生、炒杜仲、补骨脂、怀牛膝、当归、川芎、骨碎补、鹿角霜、姜半夏、浙贝等,再加服自制成药青龙丸,以温通化毒,外用祛腐生肌散和拔毒膏。

总之,张老先生研治郁证、脱疽、乳痈、瘰癧、附骨疽临证疗效显著,有独到的学术见解。他认为:郁证之郁、火、痰(湿)实而为标,而脏腑阴阳之虚是发病内因,或气虚(心、胆、脾为主),或阴血不足(心、肝、肾为主),虚则脏腑功能失调,终致神明紊乱而病成。治疗疏肝理气贯穿始终,或滋阴、或补阳治脏腑之虚以求本。脱疽是气虚瘀毒阴亏所致,气虚贯穿该病的全过程,寒湿侵袭所致脱疽存在气虚,肝肾阴亏、虚火灼阴形成的脱疽,也不可忽视气虚因素。乳痈强调阳明积热,清泻阳明是其治疗大法;疏肝理气是由于乳痈土壅木郁,疏肝郁以利消土壅。瘰癧为气结痰聚,理气化痰散结是其治疗总则。体虚骨弱引患附骨疽,治宜补益肾气,慢性者遵此意,急性者也不可径自一派寒凉。

(上接第 27 页)

本人在师从颜老治病过程中,体会到颜师用膏方治疗中风病患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(1)中风之辨治,首当调其气血,化痰祛瘀而通络通脉,慎补防壅;(2)人身之本,如木有根,如水有源,先天之本为肾,后天之本为脾,脾有阴阳,肾有水火,脾为生血之本,肾为化气之源,培

脾土之气,养脾土之阴,益肾中之阳,则阳壮阴布,阳生阴长,生化自如;(3)升降出入是人体脏腑经络、气血阴阳运行的基本过程,在中风后遗症病人中,当守“升清降浊、活血通络,先去其客,再则治本”之总则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永炎. 中医内科学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7: 258-261.
- [2] 颜德馨. 膏方以“衡”为期调治老年病[J]. 江苏中医药, 2006, (27): 11.
- [3] 胡冬裴. 试论中医膏方之源流[J].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03, (17): 13.